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2 016 8620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雍 傅正元 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

[古罗马]塔西佗 著

马 雍 傅正元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2

1959年9月新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77 千

印数 6,100 册

印张 3 1/8 插页 4

定价：0.8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目 次

譯者前言	1
塔西佗及其作品	3
阿古利可拉傳	13
注釋	46
附羅馬經略不列顛大事年表	53
日耳曼尼亞誌	55
注釋	81
譯名引得	91

譯者前言

塔西佗的作品，流傳下來的版本很多，各有不同的地方，英文譯本也有許多種。我們的譯文，主要是根據兩種英譯本譯出的：一種是哈吞(M. Hutton)的譯本，刊于“樓布古典叢書”(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這是一個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版本；另一種是車遲(A. J. Church)和布洛居札布(W. J. Brodribb)兩人合譯本，刊于“現代叢書”(The Modern Library)中。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它們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也不相同。哈吞對於他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作了一番考訂工作，他的譯文，主要是幫助讀者閱讀拉丁文用的，談不上什麼文學風格，但是比較忠實。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所根據的拉丁原本可能不如哈吞所據原本之可靠，但他們的譯文流暢、優美，只是在個別地方作了些不必要的增添和修飾。我們在翻譯本書時，以“樓布古典叢書”中哈吞所據的拉丁原本為藍本；因此，凡是在這兩種英譯本有大出入的地方，我們幾乎完全依從哈吞譯本；而在兩個譯本大致相同的地方，我們則多採取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的譯法。

譯完初稿以後，我們根據哈吞的拉丁原文逐句校閱了一遍。不過，塔西佗的拉丁文素以艱深著稱，而我們對拉丁文的修養有限，所以在校閱工作中，理解錯誤之處，當亦在所難免。為了審慎起見，我們另外又參照了兩種譯本：一種是“人人叢書”中穆菲

(A. Murphy) 的英譯本，這個譯本比較陳舊，與拉丁原文出入處頗多，錯誤較大。但譯文很美，也有參考的價值；另一種是比爾努 (J. L. Burnouf) 的法譯本，這是一個法文拉丁對照本，其所根據的拉丁原本與哈吞所根據的拉丁原本不同，可能同於車遲和布洛居札布二氏所據的拉丁原本。這個法譯本是很著名的一種譯本，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專門名詞除了部分已經通用的譯名以外，大都按拉丁讀音譯出，與大家過去習慣的英文讀音自有不少出入。

凡對本書譯文提過意見和給予過幫助的人，譯者都在這裡向他們致以最衷誠的感謝。此外，譯者希望讀者給它提出寶貴的批評並指出它的紕謬。

譯者 一九五七年秋

塔西佗及其作品

古代羅馬共和国是一个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奴隶并剝削奴隶的經濟基础之上的国家。奴隶的劳动造成了羅馬的繁荣、富庶、强盛和輝煌的文化。但是，随着奴隶制經濟的發展，奴隶們反抗剝削者的階級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銳，因而不断地削弱了羅馬統治階級的力量。公元前七四年，爆發了斯巴达卡斯所領導的奴隶大起义，这次起义延續了很长的时间，震撼了羅馬全国，使羅馬奴隶社会的經濟發生严重的危机，加速动搖了奴隶主的共和政体。为了加强对奴隶的統治，羅馬不得不过渡到軍事独裁的形式，由共和政体转变为帝制。但是，奴隶主們虽然改变了和加强了統治机构，却未能彻底挽救社会經濟中的深刻危机。奴隶运动仍然繼續不断地發生，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漸解体，帝国内部力量因为階級斗争的复杂化和尖銳化而日益薄弱，对外的声威也一天不如一天。萊因、多瑙河外的“蛮族”日耳曼人逐漸成为帝国最大的威胁，終至顛复了它。

羅馬偉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塔西佗·科納留·普布留(或盖攸斯)(Tacitus Cornelius Publius (或 Gaius)) 正生活在羅馬帝国盛極而衰的这段时期中。关于他个人的历史，我們所知者甚少。除了从他自己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綫索而外，只有他的朋友小普林尼(Plinius the Younger)的十一封信札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文

献。因此，我們对于他的生平，不甚了然，仅能作出一点简单的报导。

塔西佗的家業和出生地点已經無法确知了。他大約出生在一个高貴的旧貴族家庭里。他的父亲曾在高卢做官，地位頗高。他生于公元五五年以前不久，死于一一七年至一二〇年之間；他的一生經歷了皇帝尼罗、加尔巴、維泰利阿斯、魏斯巴兴、狄度斯、多米先、納尔瓦和圖拉真諸朝。

他在少年时代，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匡体良(Quintilian)，后来又从阿朴尔(Aper)和塞孔都斯(Secundus)学法律。他成为一个有名的辯护师。公元七七至七八年之間，他和执政官阿古利可拉的女兒結了婚。阿古利可拉是当时軍政界的要人。塔西佗可能一方面由于自己在法庭上的声誉，一方面由于結了这門好亲戚，所以便在魏斯巴兴朝开始廁身政界。公元七九年至八一年左右，他曾任财务使之职，八八年升任大法官。八九至九三年之間，离开罗馬，大約在外省做官。所以当他岳父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內，他可能游历过罗馬帝国北部边境一带，他对于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是在这时得来的。公元九七年，他回到罗馬，任执政官。在一一二至一一六年之間，他曾出任亚細亚行省总督。他的仕宦生涯，大抵如此。其他情形，我們都無从知道了。

虽然我們对于塔西佗一生的事迹知道得不多，但我們对于他的政治見解和历史观点却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一般的認識。塔西佗在政治上显然是傾向于共和派的，他对于帝制具有强烈的反感。一方面，可能由于他出身于旧貴族家庭的緣故，他对于旧的奴隶主貴族共和政体表现出無限的留恋和向往。旧貴族在共和政体下所享受的“自由”，在帝国时期無疑地要受到相当的限制。塔西

佗在他的作品中頌贊着往日的“自由”，而对于帝国时期的专制則深恶痛絕，他对大多数的皇帝，連奧古斯都在內，都沒有好感，他尤其痛恨皇帝手下那些趋炎附勢、讒害旁人的“告密者”。他本人並沒有見到共和时期，但在他那个时代，共和派和帝制派的人物之間的斗争还很激烈，塔西佗对共和派深表同情，他經常提到那些被皇帝杀害和放逐的共和派人。虽然塔西佗在这方面可能受他的阶级本能影响，但是，他揭露了許多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丑恶和愚笨。被当时大多数政客崇奉为神聖的、英雄的皇帝們，在塔西佗的笔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他对于帝国时期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政治上的种种黑暗面所作的無情的揭露，使我們对当时的情况具有較深刻的認識。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塔西佗所生活的时代正是羅馬国家由盛而衰的一个时代，当时，在羅馬帝国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衰落的現象。塔西佗虽然不能理解到这种衰落現象的社会背景，但他却受到这种現象的强烈刺激。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羅馬帝国时期国力的衰微、官吏的貪污暴虐、軍事的失利、軍隊紀律的松弛、学术空气的不自由、演說术的低落、統治阶级生活的腐化墮落、被压迫民族的痛苦等等都作了詳尽的报导。我們不敢說塔西佗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沒有报导失实的地方，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从来不打算掩飾羅馬帝国在各方面的矛盾和黑暗，而是勇敢地去揭露它們。因此，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奴隶制帝国在走向崩潰的初期中的种种症状，而使我們在研究这一个时期的历史时有了寶貴的事实材料。

* * *

塔西佗在羅馬的法庭上是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絕的演說家，而他在古来的文壇上更是一員健将。他的作品中充滿了他自己的

感情,即使在描写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事物时,也渗入有他的感情在内。他的说服力很强,但这并不是理智上的说服力,而是感情上的说服力。他从来不用说教的方式劝人们相信他的叙述,而是用他自己真挚的、强烈的爱憎来引起读者们的同情和信任。他的描写生动、幽默。他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比较深刻,对于政治生活的理解比较透辟,出语警策,发人深思。我们常说,欧洲近代文艺受古典文艺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塔西佗身上是可以找得到这种传统精神的线索的。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有这样的感觉:他仿佛尽量想表现他是站在他所描写的对象之外的,但他却总是和他所描写的对象溶合在一起。这也许正是他成功的地方。

塔西佗也可以说是一位不很幸运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高的声誉;在中世纪,他简直被遗忘了。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文学大师薄伽丘(Boccaccio)得到了一部分塔西佗的残稿而予以推崇以后,塔西佗的名字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到了今天,当我们屈指数一数罗马最有名的史学家或文学家时,是绝对忘不了塔西佗的。

塔西佗的著作流传至今者共有五部,现在按照他写作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

1. “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
2. “日耳曼尼亚志”(De Germania)
3. “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
4. “罗马史”(Historiae)
5. “罗马帝国编年史”(Annales)

其中之“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将留在后面再谈,现在先把他的其他三部作品作一点简单的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大约是塔西佗在公元一〇二年左右写成

的。这是他早期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唯一模仿西塞罗文体的一部作品——后来他便改变了这种文风，因此，“演说家对话录”和他其他的作品在笔调上是不相似的。这部书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他通过书中人物——诗人马特尔努斯(Currius Maternus)、辩护师阿朴尔(Marcus Aper)、史学家塞孔都斯(Julius Secundus)和贵族梅萨拉(Vipstanus Messalla)——的谈话来讨论演说术的重要性、当时演说术和前代演说术的差异、怎样教育青年人学演说术和修辞学等问题，而最主要的是研讨当时演说术远不如前代之盛的原因。按照作者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衰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因为在共和国时期，生活丰富多采，政治上有激烈的竞逐，所以演说争辩之风才能盛行。到了帝国时期以后，天下定于一尊，生活安静、平板，演说之术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罗马史”约在公元一〇五至一〇九年之间问世。小普林尼曾参加这部作品的写作，他不仅替塔西佗搜集一些资料，而且还对该书个别部分作过修订。这部书所叙述的时代，包括了加尔巴至多米先诸朝，上起公元六九年，下迄九六年。全书共十二卷，但现在只剩下残本，即原书最前四卷及第五卷之一部分。所以我们所见到的史料只到魏斯巴兴朝早年为止。

“罗马帝国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较“罗马史”为晚，但大约在“罗马史”还没有写完的时候，即已动手写“罗马帝国编年史”了。这部书是在公元一一六年左右完成的。它所包括的内容是从提庇留即位到尼罗之死的一段历史。据说他写这部书是有志于继承李维的巨著的。现在这部书也已经残缺不全了。我们所有的是第一至第四卷和第五、第六两卷的残篇(所叙述的均系提庇留朝之事)以及第十一至第十五卷和第十六卷的残篇(所叙述的为克劳迭和尼罗

朝之事)。

* * *

“阿古利可拉傳”大約是在公元九八年左右問世的。這是塔西佗替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寫的一部傳記。阿古利可拉是完成并巩固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的人物，他的一生事迹和不列顛的關係至為密切，所以塔西佗這部傳記中有絕大部份篇幅是用來敘述不列顛的情形的。這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我們研究古代不列顛的一部文獻，雖然其中的記載並不很完備和完全可靠，但究竟是有價值的。

“阿古利可拉傳”全書共分四十六節，大約可以分成五個部分。最前面三節算是短短的序言，塔西佗在這裡發抒了他對當時羅馬政治和社會風氣的一些憤激之辭。第四至第九節是敘述阿古利可拉的家世、少年生活和他在出任不列顛總督以前的一段仕宦生涯——其中包括他兩度在不列顛軍隊中服役的經歷。第十至第十七節是對不列顛的地理狀況和居民所作的一般描述以及對羅馬人經營不列顛的簡史所作的報導。第十八至第三十八節是用來記載阿古利可拉在任不列顛總督時的政績和軍功的，這一部份占全書的一半左右，也就是全書的重點。第三十九節到最後是敘述阿古利可拉回到羅馬以後怎樣用容忍、謙退的態度來避免多米先的嫉害、他的死亡以及塔西佗對他所作的誅辭。

關於塔西佗寫“阿古利可拉傳”的動機，存在着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塔西佗這部傳記是他在阿古利可拉安葬的時候所作的演說辭。按照古代羅馬的風俗，在舉行葬禮時經常是有人發表演說的。但根據“阿古利可拉傳”寫成的時間看來，距離阿古利可拉逝世的時間太久，所以這種說法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種說法認為塔西佗寫這本書是替他的岳父作辯護的。因為在多米先暴君之

朝，許多正直的人都遭到殘害，而阿古利可拉終於默然壽終正寢，當時人可能對他不無微辭，認為他是一個較圓滑、軟弱的人物。所以塔西佗寫這本傳記來袒護他，在傳記中再三強調阿古利可拉和多米先之間的不和協。第三種說法則認為塔西佗寫這部傳記是在寫大部頭的史書以前的“試筆”。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是可以共存的。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與其去費力追究塔西佗寫作的動機，倒不如多花些時間去玩味他的作品。

“阿古利可拉傳”雖然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作為一種史料來看，這部書並不是很成功的。塔西佗對於地理和軍事常識頗為貧乏。他關於不列顛的地理位置描寫得不很正確，關於氣候和物產的記載有些滑稽可笑，而他所引証的地名大多無從查考。他所記敘的戰役也有一些失實。但是，這部傳記很好地反映了羅馬人對於不列顛人的殘暴統治和羅馬官場中的一些黑暗面貌，它能使我們對奴隸制帝國的精神得到較深刻的體會。這種價值是並不在史料價值之下的。

從文學上來看，“阿古利可拉傳”是一部很成功的作品。有些外國學者認為這部作品不是一部好的傳記文學，因為作者沒有把全書的精神集中在主角身上。我們覺得這種看法未免有些迂腐和不公允。因為人們是從作品本身的內容來看它的價值，而不是從固定的體裁觀念來衡量一部作品。塔西佗在這部傳記里突出地描寫了阿古利可拉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跡，他對這位主角的性格和作風的刻畫也很生動。作者的目的是在於頌揚阿古利可拉，他的這一個目的也得到了絕大的成功。

第一至第三節、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以及第四十六節是寫得最精彩動人的。我們尤其喜歡第三十至第三十二節中不列顛酋長卡爾加可士的誓師辭，這段演說也許是塔西佗杜撰出來的，但它却

真正說出了不列顛人心里的話，它激昂慷慨、痛快淋漓，使人讀到這里不能不深深感動。

* * *

“日耳曼尼亞誌”大約也是在公元九八年寫成的，這是“阿古利可拉傳”的一個姊妹篇。這篇作品詳細地報導了羅馬時代日耳曼尼亞以及住在日耳曼尼亞的各個部落的情況。它可能是最早一部全面記載古代日耳曼人的文獻，因為朱利烏斯·凱撒的“高盧戰記”只是零星地談到了一些日耳曼人的情況而已。

“日耳曼尼亞誌”也分為四十六節。我們大約可以把它分為兩部分：自第一節至第二十七節是概括性的描述；自第二十八節至最後是分別記敘各個不同的部落的情況。

“日耳曼尼亞誌”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比不上“阿古利可拉傳”的，至少我認為是如此。這部作品中的敘述比較平易，沒有許多令人激動的地方，這可能是受到題材的限制。但是，讀起來還是感到很優雅、清新、幽默，有力量。

這一著作的史學價值却是很高的。雖然塔西佗對於日耳曼尼亞的地理狀況、對於日耳曼人的生活狀況也不免有些不甚了然的地方，但大體上是報導得很正確的。我們在研究日耳曼人的歷史、研究德國古代史的時候，決不可能不首先提到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其中關於日耳曼人各個部落的分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以及整個日耳曼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組織和社會生活等的材料都是極可珍貴的。外國的史學家們在研究、整理、考訂、注釋這部作品方面花費了許多時間，也得出了不少的成績。儘管後代的學者們發現了若干塔西佗所不會知道的事情和糾正了塔西佗的若干錯誤，但是，塔西佗的原著始終是這些工作的主要藍本。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曾引証了“日耳曼尼亞誌”的材

料,而他在另一篇经典著作“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中译文见“史学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二期)^①中更详细地引述了塔西佗的记载,这都是我们在研究“日耳曼尼亚志”的时候应该阅读的。

* * *

无论是有关不列颠人的“阿古利可拉传”也好,无论是有关日耳曼人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好,塔西佗常常脱离了罗马人的立场来描写那些和罗马人敌对的异族的。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都叙述了那些社会发展较落后的部落与奴隶制社会发展到高度的罗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都表现出塔西佗本人对于落后与先进的文化、新生与腐朽的力量的看法。

有人认为塔西佗反对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不正确的。塔西佗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很明显地指出了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在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上远远赶不上罗马人的地方(虽然他对那些落后的现象带有嘲笑的口吻,然而指出这些现象总是对的)。塔西佗并没有同情于那些落后的东西。不过,塔西佗却同时也指出了那些部落中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指出了他们富于斗争的精神,指出了他们的自由、纯洁、朴实;他把这些拿来和罗马社会的堕落、腐化、淫荡、不自由、虚伪等等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讽刺、指责罗马人的地方远较他讽刺、指责敌人的地方为多。一方面,他承认罗马人的发展比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进步;另一方面,他揭露出罗马奴隶制文明的缺点和丑恶:这并没有矛盾之处。

塔西佗不是一个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他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来对待罗马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他尖锐地攻讦罗马统治者对于那些部落所施的残暴行为,也揭露出罗马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和笼络

^① 又见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478页。——编者

软化敌人的卑鄙手段。他同情受侵略、受迫害的人民，他指出不列颠人和日耳曼人不能团结一致是他们遭受奴役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替他们策划反对罗马残暴统治者的方案，替他们发泄被奴役的人民心中的愤怒和悲痛。这正是塔西佗伟大和可爱的地方。

译者

一九五七年秋

阿古利可拉傳

(Cnaeus Julius Agricola)

將名人的事迹和品德播傳于后世，這是前代流行的風氣：到了我們這個時代，雖然對於當世人物漠不關心，但是，一旦遇到有些人的德業弘偉，使得愚陋和嫉妒的澆風薄俗不能不為之屈服的時候，這種寫傳的風氣畢竟也還不致完全泯滅，至於那種愚陋和嫉妒的習氣，實在是大小國家的通病。在前代，正因為那些值得紀述的事跡，其行事多出乎自然，而且也比較光明磊落，所以才能使一些大手筆流傳下許多德音的紀錄。那些作家沒有偏袒附和或別有用心的動機，他們只求無愧於自己的良心；甚至有些人認為記述自己的生平也算不得是僭妄自大，而是出於自重自敬。茹提里烏^[1]和斯考茹斯^[2]都曾寫過自傳，但是並沒有損害他們的信譽，也沒有引起旁人的輕蔑。在最容易產生美德的年代里，美德才最能夠人們所尊重，信非虛語。然而，在今天，縱使我要寫的這位人物的生平已成過去，我也得要請求世人的寬恕；如果我懷有詈辱攻訐的目的，那反而倒不必請求寬恕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中：風氣之濁如此，對美德之存冷誚如此^[3]。

據說茹斯替古斯·阿茹勒努斯 (Rusticus Arulenus)^[4] 就因為稱頌特拉薩·拜圖斯 (Thrasea Paetus)^[5]、赫倫尼烏·塞內契阿 (Herennius Senecio)^[6] 就因為稱頌赫尔維底烏·普累斯古斯 (Hel-

vedius Priscus)^[7]而被处死,不仅这两位作者身罹極刑,而且他們所写的書也同时遭禍;我們大手筆的傳世之作,竟委諸刑吏之手,而在公所的庭院里付之一炬。毫無疑問,他們設想:人民之声、元老院的自由和人类的良心都会被这把火燒得干干净净。为了使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美德的紀錄呈現于人們眼前,所以才連那些专心研究哲学的人們都得被放逐于外,一切自由的文明都得擯弃。的确,我們已經充分証明了我們的柔順屈服;如果說我們的先人亲眼見過極度放縱的自由,那么,我們真是处在極度奴役之下。我們的“告密人”已經連我們說話和听話的權利都給剝奪掉了;如果健忘能够像沉默一般的容易,那么,我們会把記憶和語言都同样地拋掉。

- 3 到了今天,我們的元氣終於又开始恢复了。不过,虽然在这个幸福时代的开端,納尔瓦(Nerva)就着手把威权和自由这两个长期不能并容的觀念結合起来;虽然图拉真(Trajan)現在又在繼續不断地增进着时代的幸福;虽然大家現在不仅企望着、吁請着公共安全,而且公共安全也有了實現的保障;然而,由于人类天性怯懦,所以,斲喪元氣很容易,而恢复元氣的效驗却很迟緩。正像人的身体發育緩慢而衰朽迅速一样,使人的精神和热心沮喪,要比使它們复元振作容易得多;何况,無精打彩这种現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們虽然起初憎惡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們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唉!十五年之久,在人的一生中不为短矣,我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就在这十五年之中因事故和变化而折杀了;还有那些最有才能的人都死于皇帝的暴力之下;而少数至今犹健在者不仅比起他們的朋友們算是寿命較长,就是对他們自己而言,也該算是命数应尽而僥幸延年了,他們葬送了十五年的青春,在十五年之中,成年者已老,老年者已衰朽不堪,而他們却都不曾張过嘴唇。我打算紀載我們早先那种受奴役的状况,并証实我們目前的幸福,

縱然我的辭令鈍拙，亦無所悔。同時，這本書是寫來替我的岳父阿古利可拉作辯護的：這種勉盡孝思的借口即使不能使本書獲得嘉譽，也庶幾可以使它幸免于咎責吧！

克奈烏斯·尤利烏斯·阿古利可拉出生在古老而有名的羅馬 4
殖民城佛倫—尤里邑 (Forum Julii)^[8]。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任“皇室財務使” (Procurator Caesaris) 之職，凡居這種官職的人都屬於騎士階層最高的一級。他的父親尤利烏斯·格雷契努斯 (Julius Graecinus) 位至元老院議員，以篤嗜修辭學和哲學知名于世，他正因為這種才能而遭到凱烏斯·凱撒 (Caius Caesar)^[9] 的嫉妒。凱烏斯·凱撒命令他去彈劾馬古斯·西拉努斯 (Marcus Silanus)^[10]，他不肯從命，終於因此被害身死。阿古利可拉的母亲尤麗雅·普羅契拉 (Julia Procilla) 是一個賢德罕見的婦人。阿古利可拉幼承慈母之教。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追求高尚優美的才藝中度過的。他之免于腐化墮落，不僅因為他的天性忠懇端直，而且也因為他自幼以來就住在馬西利亞 (Massilia)^[11]，並且開始是在那兒就學的，那個地方适当地雜糅着希臘的優雅和外省的淳朴。我記得他經常說到他早年之沉醉于哲學，要不是他母親謹慎地對他熾熱的精神予以遏止的話，他之浸溺于哲學的程度將會使他不適合作一個羅馬人和元老院議員了。他當時的志氣正不可一世，他不知顧忌而一味熱衷地希望立登清要之路；但不久以後，理智和閱歷就沖淡了他的熱腸，他從學問中掌握了人生最難的一課，那就是中庸之道。

他的初次軍事見習是在不列顛開始的^[12]，在該處，他為隨多 5
尼烏·鮑里努斯 (Suetonius Paulinus) 所賞識^[13]。隨多尼烏·鮑里努斯是一位謹慎而穩健的將軍，他後來選中了阿古利可拉，和他同營共住以試察他的才能。阿古利可拉既不像年青人那樣把軍

務視同兒戏、漫無主意地胡行，也不無所事事地荒于游嬉。他并不因为身任將軍而肆意享乐，或因为自己閱历淺薄而推卸責任。他立意要使自己了解这个行省，并使自己为兵士們所熟悉。他向有經驗的人請教，向最勇敢的人看齐；他从不貪于自炫而輕尝妄举，但也不畏避任何事务；他成了一个临事而惧、好謀而成的人。誠然，不列顛沒有比这个时候更騷动危急的了：退伍的兵員^[14]都遭到了屠杀，羅馬的殖民城遭到了焚毀，各地駐軍的联系被割断了^[15]；当时的作战还只是为了生命的安全，以后才是为了胜利。虽說处理这些軍事布署和調兵遣将之权都另有人主持，虽說成功和恢复該省的最高光荣屬於督帅，但是，所有那些情形都使这位下級軍官增长了見識、閱历并引起了他的上进心，引起了他立功建譽的欲望。然而，在那样一个仇視雄才大略的时代里，这种欲望是不受欢迎的；在那个时代，美誉和恶名有着同样的危險。

6 他离开不列顛以后，来到羅馬，做了一任邑宰；在邑宰任上，他和一位名門的女兒多米契雅·德齐迪雅娜 (Domitia Decidiana) 結了婚^[16]。这场婚姻頓使他在仕途上受到优遇和得到有利的支助；由于他們夫妇之間两情融洽，并且能互相自我牺牲，因此家庭生活异常諧睦。不过，一个賢淑的妇人应享有更多的荣誉，正如一个不賢的妇人应遭受更多的指責。阿古利可拉后来任亞細亞行省的稅务使之职^[17]，他的总督是薩尔威烏·狄提雅努斯 (Salvius Titianus)。这个行省是一个富足的地方和貪官酷吏漁利的渊藪，而这位总督又打算用尽一切方法来进行掠夺，打算对一切都抱縱容态度、以此来賄买上下，彼此对非法罪行都緘默不言；然而，这个地方和这位上司都沒有使阿古利可拉墮落腐化。他在那里生了一个女孩，这对他是一个安慰，因为他已經生了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不久又死去了。在此以后，他在任平民保民官以前的一年和居职

的一年中都是在安靜無為中度過的^[18]。他對尼羅 (Nero) 的統治深有見地，在尼羅統治的時候，恬靜默忍乃是聰明之道。他做了一任大法官^[19]，在大法官任上，同樣也以不聞不問為治，也沒有什麼司法事務落到他身上來。至於仕途的競逐和官場中的其他排場，他都以一種介乎冷靜、理智和鋪張浪費之間的态度對待之：一方面，他絕不至於揮霍放蕩；另一方面，他也很注意光彩體面。後來，加爾巴 (Galba) 擢拔他去調查那些神廟貢物的耗費情況，他辛勤調查的結果，使全國的人都免除了褻瀆神明的良心譴責，而証明了犯罪者只有尼羅一人。

翌年，他的家庭和他寧靜的心情遭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有一群到處流浪的鄂托 (Otho) 手下的水手們劫掠印梯米里烏姆 (Intimilium) (地在里古利亞 (Liguria) 郡)；他母親所住的莊子就在這處，那些水手將莊子洗劫一空，搶走了她的大部分家產，並因此殺死了她。阿古利可拉在準備居喪盡禮的時候，突然聽到魏斯巴興 (Vespasian) 起兵奪取帝位的消息，他立刻就投到魏斯巴興的手下。魏斯巴興初即帝位之時，朝政和京都都由穆契雅努斯 (Mucianus) 主持；那時，多米先 (Domitian) 還很年青，他還只會仗着他父親的權勢去尋歡取樂。穆契雅努斯派遣阿古利可拉去征集軍隊；阿古利可拉表現得忠實可靠而且能力很強，不久以後，他就受命去統率第二十軍團^[20]。經歷了很久的時間和很多的周折，這個軍團才肯向阿古利可拉宣誓服從。據說他的前任統帥曾有叛變之舉，這種事件，即使是執政官也會感到很棘手；而這個軍團兵士之難于控馭，可能是由於前任統帥的縱容，也可能是由於兵士們驕悍成性。阿古利可拉是派來接替並處分前任統帥的；但由於他特別寬厚而機警，他使人相信他所遇到的這些人都是忠誠的，而事變之平定也並非出於他的強制。

这时候，魏提烏·波拉努斯(Vettius Bolanus)正統轄不列顛；他的統治过于柔和，对于这个容易騷动的行省來說是不相宜的。阿古利可拉自然也約束自己的才干和遏抑自己的熱心，以免使自己鋒銳太露。他現在已經習慣于服从，并且知道怎样才能随机应变而仍不失其正派作風了。不久以后，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Petilius Cerialis)調任不列顛总督^[21]；阿古利可拉的才具現在大有施展之余地了。起初，車累亚利斯分配給他的任务只是操勞和危險的事情。但不久以后，他便享受到戰爭中所得到的榮譽，并經常被派去帥領一部分軍隊以考驗他；有时因他的成績良好而增加他的兵力。但阿古利可拉从来不驕矜自夸以提高自己的名聲。他把功績歸之于他所代行职务的負責的將軍身上；就这样，由于謹慎的服从和謙虛，他才保持嘉譽而又不致遭忌。

- 9 当他从軍团統帥職調回时，先帝魏斯巴兴把他录入貴族之列^[22]，并命他总督阿奎达尼亚行省(Aquitania)。这个职位，从它所行使的职权而言，从它能有升任執政官的希望而言，都是一个特殊的寵异。一般人認為，軍事人才多缺乏机智，因为帶兵是一件粗糙生硬的工作，从这种工作中訓練不出担任公职时所需要的精密細致的能力。但阿古利可拉由于天性精敏，所以他現在虽然兼管軍民而能应付裕如，处事也不失于公允。而且，他把办公事的时候和公余之暇划分得非常明显。当他居公的时候，他是謹慎、敏捷、威而不猛的；在公务既畢之后，他就放下办公事时的面孔；他絲毫沒有粗暴、驕傲和苛求于人的性格。然而，难得的是：他能温厚而不損其威，能严肃而不伤其和。对于这样一位偉大的人物，如果还在这里細論他的端直和克己功夫，那就未免是一种輕蔑之言了。就是賢德君子，也不免喜欢沽名釣譽，而阿古利可拉却从来不願以炫己之长或用机巧之术来博取名聲。他避免在同僚之間排擠傾

軋，避免和皇室財務使爭權奪勢；他認為在這類活動中得到勝利并不光榮，遭受失敗也不是耻辱。他留治阿奎達尼亞行省將近三載，後來因為有立刻升任執政官的希望才被調回〔23〕。在他調回任執政官的時候，一般輿論都認為不列顛方面將來一定會由他出馬〔24〕；這並不是因為他本人暗中散布出這種空氣，而是因為大家都以為他去不列顛最為合適的緣故。輿論并非總是錯的，有時甚至能指出適當的人選。當他任執政官的時候，他將一位儀范可觀的女兒許配給我，那時我還是一個青年。在他執政官卸任之際，把女兒正式嫁給我；隨後他就被派到不列顛去，赴總督之任，并兼掌不列顛司祭之職〔25〕。

關於不列顛的地理和居民的狀況，已經有許多前人記述過了；10
我現在再來描敘一番，并非敢於自認在研究方面和才氣方面可以和前人比美爭勝，不過是因為不列顛直到現在才初次徹底被我們征服：所以，早先的作者們用健筆華辭所潤飾的種種紀載仍多系揣想之辭，而我現在所敘述的却是信而有征的了。在羅馬人所知道的島嶼中，不列顛是最大的一个島，就其方位而言：東對日耳曼尼亞；西面西班牙；它的南面，高盧遙遙在望；而它的北面是一片汪洋大海，略無涯際，惟有驚濤拍岸而已。古代史學家中之李維（Livy）和近代史學家中之法比烏·茹斯替古斯（Fabius Rusticus）〔26〕都算是描寫事物最逼真的了，他們或把不列顛全島的形狀比做一面長盾，或比做一柄雙刃戰斧。該島不包括喀利多尼亞（Caledonia）〔27〕在內的一部分地方的確是像這種形狀，一般人就因此而誤將全島描述成這種形狀了；殊不知在越過了那狹窄的地峽以後，又有一塊廣闊的地面突出來，然後再逐漸變狹，最後終于一端，構成一個楔形。直到最近，羅馬的兵船才首次沿着這最遙遠的海岸繞航一周，從而斷定不列顛的確是一個島嶼；同時，他們還發現了前

所未知的奧喀德斯群島 (Orcades)^[28] 而征服之。在这次航行中，他們還看到了北溟之國 (Thule)^[29]，但上面的命令只要他們到此為止，而且隆冬已經來臨，所以他們才不會前去^[30]。他們說那一帶的海水非常濡滯，船槳不易划動，甚至風力也不能鼓起大浪。據我推想：大風之作，莫不起于曠野與山陵之間：這一帶地方既少平陸，更無高山；而海面遼闊，積水幽深，所以海水流動尤為遲緩。關於海水和浪潮的性質，非本書所當論及，前人言之者甚多，此處更毋庸贅述，我只想簡單地補充几句而已。在這裡，海洋所侵占地面之大，遠非他處所見者可比：在這個島上，四面八方都為海流所灌注；潮汐的漲落不僅及於沿岸一帶，而且還蜿蜒曲折地侵入陸地的深處，甚至有些海水流瀦在山嶺丘陵之間，好像以此為家似的。

- 11 最早居住在不列顛者為何種人？他們是土著還是外來的移民？我們對於這類問題，像對於其他蠻族一樣，所知者極少。不列顛居民的形貌特征有許多不同的類型，根據這些類型，我們可以作出推斷。喀利多尼亞的居民有紅色的頭髮和健壯的肢體，這很明顯地說明了他們是屬於日耳曼人種的。西魯瑞斯人 (Silures)^[31] 面色黧黑，頭髮大多卷曲；而他們所居之處又正與西班牙隔海相望；凡此種種都說明他們是古代渡海來此而佔有了這一帶地方的一支伊伯利安人。和高盧人相距最近的一帶地方的居民也很像高盧人；也許他們是出於同一族；也許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兩岸相距太近，氣候相同，所以體質也長得一樣；不過，從各方面來看，可以相信高盧人是曾經移殖到與自己鄰近的這個島嶼^[32] 上來的。這一帶居民的迷信和宗教儀式與高盧人的習慣最為近似；他們彼此的語言也沒有多大的差異；他們都同樣地好招惹危險，而當危險來臨的時候，又都同樣地畏縮。不過，不列顛人還沒有因長期安逸而流於萎靡不振。我們知道，高盧人也曾有過一度煥赫的武功，但後來

他們因安享太平而習于游惰之風，他們的自由也就隨着尚武精神同歸于盡。在不列顛人中，那些久已被征服的部落也已經萎靡不振了；但其餘的部落還保持着高盧人當年一度雄強時的氣概。

不列顛人的力量在於步兵。有些部落也用戰車：御車的人地位較高，隨從的人作戰。不列顛人曾經一度受過若干國王的統治，但現在卻分裂成了許多部，各由酋帥領導之。在對付這樣一個強大部落時，他們行動之不統一正最有利於我們。他們之中，很少有兩三個國家會合在一起来擊退一個共同威脅的事；因此，他們各自為戰而全體被征服。不列顛的天空里經常陰雲密布，零雨淒迷，不過，酷寒的天氣倒是沒有的。該處的白晝比我們這裡的白晝為長；夜間的天空也頗為明朗，在不列顛的極遠之處，夜晚非常短，所以在薄暮與拂曉之間，只有很短的間隔。據說在天淨無雲之時，通宵都可以見到太陽的光耀；在那兒沒有日出與日落，太陽只是在天空橫過一下而已。這是因為：在大地這扁平的極端，地面所投射的陰影很低，所以黑暗面不會升得很高，而天空以及天上的星曜自然也就不會為夜色所籠罩了〔33〕。

在不列顛的土地上，尋常種種農作物都能生長，甚至都很茂盛，惟有橄欖、葡萄及其他一般生長在溫暖地帶的植物是例外。在該處，植物生長得很快，而成熟得很遲；這兩種不同的情況却是由於同一種原因造成的，那就是因為土地和天空中的濕氣太重的緣故。不列顛出產金、銀及其他金屬，征服它的值就在於此。這裡的海中也出產珍珠，但珍珠的色澤黝暗。有些人認為這是由於這兒的採珠人缺乏技術之故：據說在紅海那邊的採珠人是從蚌殼中把還帶着生氣的珍珠撕出來，而不列顛人只是拾取已被吐棄在海岸上的珍珠而已。我覺得，這也不必責備我們貪心太切，因為，歸咎於珍珠本質不佳，豈不更為心安理得一些？

13 只要我們對於不列顛人不加以凌虐，他們是甘心情願承担起征兵、課稅以及帝國所征取於他們的其他義務的。如果一旦施以凌虐，他們便不能忍受；因為他們雖已臣服於我們，但並沒有淪為我們的奴隸。已故的尤利烏斯(Julius)^[34]是羅馬人中最先率領軍隊進入不列顛的：他雖然以一戰之威懾服了當地的居民而佔據了沿海之地，但必須知道：他並沒有把這個島遺交給後人，而只是替後人开辟了先路而已。不久以後，羅馬發生了內戰，當政諸公都紛紛興兵向內，而不列顛遂久被忽略。後來戰禍雖息，國家也就不再以不列顛為務。先帝奧古斯都認為這是“政策”，而狄白利烏(Tiberius)則認為要“謹守遺規”。

凱烏斯·凱撒曾經策劃進攻不列顛，這是眾所熟知的事。但他的心性無常，意旨隨出隨變，而且他對日耳曼尼亞大舉進攻的計劃已經失敗了^[35]。先帝克勞底烏(Claudius)是最先重新經略不列顛的一個人。他派遣了一些官軍和輔軍來到此島，並任命魏斯巴興主持軍務，魏斯巴興之進身從此始。在這一次戰役中，征服了一些部落，並俘獲了一些國王，魏斯巴興便由此一帆風順了。

14 由執政官出任不列顛總督者，第一人為奧魯斯·普勞提烏斯(Aulus Plautius)^[36]，繼任者為鄂斯托累烏·斯卡普拉(Ostorius Scapula)^[37]。這兩人都是出色的軍人。離我們最近的不列顛地區就逐漸一步一步地被征服，而這些地方也就變成了一個行省，同時還建立了一個屯駐退伍兵員的殖民城。我們把某些國家委託給國王柯基杜姆努斯(Cogidumnus)來管理，他一直到現在仍然矢忠如一。利用他們的國王作為我們統治的工具，這乃是羅馬人自古相承的辦法。此後不久，狄底烏·加魯斯(Didius Gallus)在巩固了前人所已征服之地區以後，又向外稍為佔領了幾個新據點，因此而獲得增揚國威的名聲。繼狄底烏之任者為魏拉尼烏斯(Veranius)，

他在就任的那年就死去了。在他以后，随多尼烏·鮑利努斯繼任了两年，頗有成績，他征服了一些部落，并加强了我軍屯駐的塢壁。他狃于这些成功，而希图进取莫那島(Mona)^[38]，莫那島是一个供应叛逆的巢穴；但是，他向莫那島进兵，却使自己的背后空虛受敌了。

15 因为总督已經移师他往，不列顛人的恐惧心得以稍减，于是他們彼此之間开始交談着自己遭受奴役的苦难，他們互相比較着自己所受到的凌虐，在談論之中更不免过激其詞。他們說道^[39]：“我們低首下心，而所得到的是加之于我們的更严酷的勒索，好像我們成了甘心情願屈服的人了。曾經有一个时候，統治着我們的是一个国王，而現在我們的头上却来了两个国王：一个屠杀我們生命的总督，一个劫夺我們财产的财务使。他們彼此傾軋也好，他們志同道合也好，对于受他們統治的臣民說来都是同样的遭殃。这个手下的驕兵悍将，那个手下的恶僕狠奴，都一齐向我們施行凶暴和凌辱。什么都逃不过他們的貪婪；誰都逃不过他們的淫欲。在戰爭中，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肆行劫杀；而現在呢，在我們家里抢劫的、擄走我們子女的、强迫我們去当兵的，却大多是一些不中用的懦夫；好像除了不許我們为保衛自己乡土而牺牲以外，其他什么事情我們都該死似的。但是，只要我們不列顛人算計一下我們自己的人数，我們就可以看出，那些渡海过来的羅馬兵士只算是微乎其微的几个人。日耳曼人和羅馬人只有一河之隔，并没有海洋的天險，但他們已經奋起而摆脱枷鎖了。我們為我們的乡土、為我們的妻子、為我們的双亲而战；而羅馬人呢，他們只是为了貪婪、为了放肆。只要我們一鼓起我們祖先們那样的勇气，羅馬人一定就会逃跑，像死去的尤利烏斯一样地逃跑。我們不要因为一两場战斗失利就感到惊惶失措。悲惨的命运会使我們具有更强烈的怒火和更坚决的

毅力。何況，所有的神靈現在都正在怜佑着我們，他們已經把羅馬的將軍引到了別處，把羅馬的軍隊領到離我們很遠的另外一個島上去了。我們已經踏上了最艱難的一步，我們已經周密地策劃好了。而在這樣的圖謀中，大胆嘗試固然有危險，但一旦機密洩漏，危險就更大了。”

- 16 他們在交談諸如此類的話時彼此激勵鼓動，于是在一個出身王家的婦人鮑蒂赤雅(Boudicea)^[40]的領導下(他們在王位上是不分男女的)全體武裝起來。他們襲擊分散屯戍在各處的羅馬駐軍，攻陷了許多塢壁，然後進攻殖民城，他們把這裡視為暴虐統治的中心。在他們憤恨和勝利的時候，他們施展出野蠻人各種各樣的殘忍行為。如果不是鮑利努斯在聽到省內發生變亂時立刻趕回來援救的話，整個不列顛就會失去了。鮑利努斯憑一戰之勝使不列顛人仍然歸服如昔；只有一些人因感到犯叛逆罪而內懷不安，並且特別畏懼總督，所以還抗拒未降。鮑利努斯雖然在別的方面表現得都很傑出，但他對於歸降的人的手段過於殘暴，他殘酷地處罰他們，好像報私仇一樣。因此，羅馬改派白特洛尼烏·杜爾比亞努斯(Petronius Turpilianus)來接任總督，因為他比較寬厚。他又是新接手辦理敵人叛逆案的人，所以在處理那些悔過自新者的時候自然緩和一些。他平定了舊亂以後，沒有施行什麼新政，就由特瑞白利烏·馬克西姆(Trebellius Maximus)接任了。特瑞白利烏比較懶惰，他從不興師出征，而以寬和平順的管理來統治不列顛。在他這個時候，甚至蠻族也染上了耽於逸樂的習氣；內戰的爆發，正給這位總督的無所作為造成了一個合理的借口。但是，那些久于行伍的戍軍由於沉溺於游惰的習氣而逐漸驕橫起來，終於引起了一場兵變。特瑞白利烏逃到別處躲匿起來，始免于兵士們的凶行；後來，他卑躬屈節、忍氣吞聲才恢復他那隨時搖搖欲墜的權位。好

像存在着这样一种默契：督帅放縱兵士，任其自由；而兵士們也就保全督帅的生命，不予伤害；因此这场兵变沒有引起流血。后来魏提烏·波拉努斯繼任总督，当时內战仍在繼續，他也不曾重新整頓不列顛，使之恢复法紀。他和特瑞白利烏一样，对敌人既沒有兴师出征，对士兵也仍然任其放縱作乱。不过，波拉努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沒有有什么行为会招人憎恶，所以他虽無統馭之才，却还能得到屬下的爱戴。

但当魏斯巴兴統一天下之后，不列顛自然也帖然就范，在精兵 17
良将的面前，敌人的希望冰消瓦解了。白提里烏·車累亚利斯之进攻不列甘特斯人 (Brigantes)^[41] 的国家，立刻就使敌人大为惊动，因为据说該部人丁之繁盛为全省之冠。他这次出兵，經歷了不少的战役，其中也有些激烈的战斗；由于他的雄略，或者至少說是由于他的战績，征服了不列甘特斯人大部分的領域。他差不多使繼任者的功績和声望都暗淡無光了。但尤利烏斯·福隆提努斯 (Julius Frontinus) 却能与他前后輝映；福隆提努斯在当时說来也已經算是一个十足的豪杰之士了，他曾以武力征服了力量雄厚而勇猛善战的西魯瑞斯人。他不仅制服了敌人的勇武，而且还克服了敌境的自然障碍。

当阿古利可拉于仲夏之月^[42] 渡海来到不列顛时，該省的情况 18
和战局的变化就如上面所述的那样。当时，羅馬士兵都以为一切战事可能都会告一結束了，并以此为借口而不再以敌人为意；但敌人却在乘机伺隙。就在阿古利可拉到达不列顛以前不久，鄂多未色斯部 (Ordovices)^[43] 曾把駐扎在他們境內的一个騎兵队歼灭得几乎一人不留。这一个禍端激动了全省，那些盼望着打仗的人都有心为这场事变喝采，但他們焦急地觀望着新总督的性情。而阿古利可拉莅任的时候，尽管夏季已經过去了，尽管調出的軍隊都分